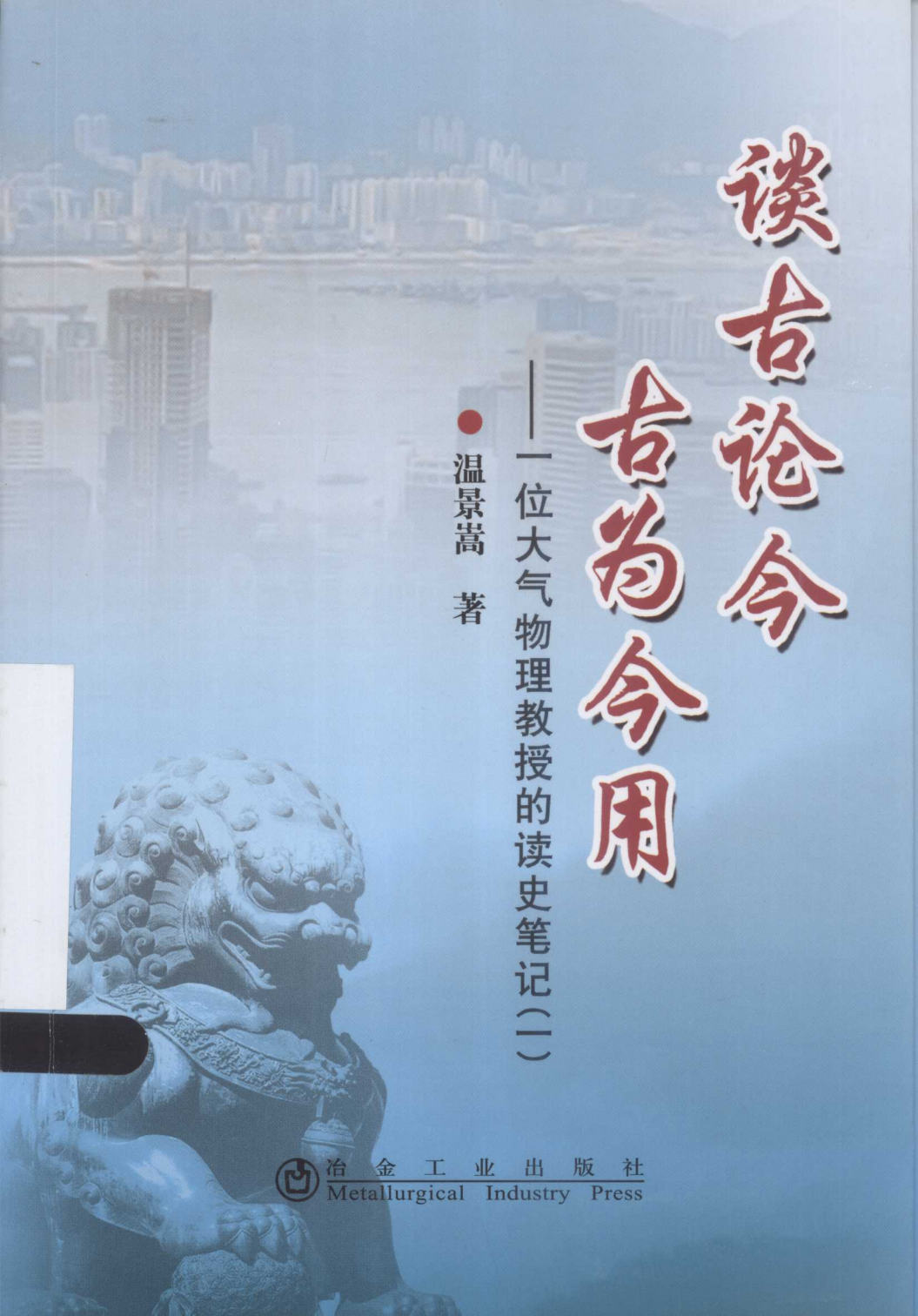




谈古论今

古为今用

——一位大气物理教授的读史笔记(二)

● 温景嵩 著



冶金工业出版社
Metallurgical Industry Press

013051915

内容简介

谈古论今 古为今用

——一位大气物理教授的读史笔记（一）

温景嵩 著

K207-53
44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北航

C1659741

K207-53

44

013021912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作者阅读5本史学著作后,写下的一些笔记,内容涉及面较广,如教育、学制、工资制度、汉语国际化、衣食住行等。作者以鉴古知今的笔触研究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具有积极向上的思想内涵。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谈古论今 古为今用:一位大气物理教授的读史笔记. 1/温景嵩著.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2013. 6
ISBN 978-7-5024-6302-1

I. ①谈… II. ①温… III. ①史评—中国—文集
IV. ①K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9605 号

出 版 人 谭学余

地 址 北京北河沿大街嵩祝院北巷 39 号, 邮编 100009

电 话 (010) 64027926 电子信箱 yjchs@cnmip.com.cn

责任编辑 马志春 姜晓辉 美术编辑 彭子赫 版式设计 孙跃红

责任校对 卿文春 责任印制 牛晓波

ISBN 978-7-5024-6302-1

冶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百善印刷厂印刷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 × 1168mm 1/32; 4.75 印张; 100 千字; 142 页

20.00 元

冶金工业出版社投稿电话: (010) 64027932 投稿邮箱: tougao@cnmip.com.cn

冶金工业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010) 64044283 传真: (010) 64027893

冶金书店 地址: 北京东四西大街 46 号 (100010) 电话: (010) 65289081 (兼传真)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前言



我是史学界新来的一名太学生。本书是我重新学习历史时写下的一些读书笔记。我原来是搞理科科研的，所研究的课题属于气象学和大气物理，2003年退休之后，我就以休闲方式写了我在这个领域里一生搞科研的种种体会。这样，退休十年来，写科研问题我已经出版了五本文集，算是不少了。由此我感到，科研方面的事情，已没有再值得我写下去的内容了，于是转到了历史学——从研究气象，转到研究历史。

一个时期以来，我在史学界的朋友帮助下，买到了五本史学著作，来开始我的重新学习。这包括两位史学大师的名著：吕思勉的《中国通史》，以及钱穆的《国史大纲》。再有就是史学新秀张宏杰的近著《坐天下很累》。此外，还买到了已故美籍学者徐中约的名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和美国学者贝文·亚历山大的名著《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

我学史学著作，其目的并不是为了研究古史，而是研究现在。特别有意思的是吕思勉先生的《中国通史》（上册）。他这本书不是讲中国的王朝兴亡、政权更替，而是讲了我国社会上的各种问题。他把我国社会上的种种现象归纳成为18个项目，然后讲述它们各自的发生发展过程。实际上这就是一

谈古论今 古为今用

本中国社会发展史。按照我本来的学习目的，我也就跟着吕先生研究了一遍我国现在的社会问题。这样就跟随他不知不觉地把吕先生的中国社会发展史，粗线条地延续到了现今社会。

一些朋友看过我写的读书笔记后认为，这些文章还不错，还有些意思。在这些朋友的鼓励下，我现在就斗胆把这些不成熟的习作集成成书，奉献给各位朋友们作茶余饭后消遣之用。

南京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的邹进上教授，在看过我的这些读书笔记后曾几次来信，信中告诉我许多与我的某些读书笔记有关的信息。其中有关于我国取消农业税的信息，有关于我国货币发展史的信息，有关于汉语国际化的信息。这些谈论以上诸信息的文章他都写得很好，很重要。在征得邹教授的同意后，我把他这些文章就附在本书相应的有关我国赋税、我国货币和我国语言文字的三节文字之中，因而使这些章节生色不少。借此机会我要再次向邹进上教授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一方面，本人毕竟是史学界新来的一名太学生，所以这些习作中的问题肯定不少，谬误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在此我恳请各位朋友不吝赐教，谢谢。

温景嵩

2013年3月24日 于南开园

目 录



1 读吕思勉《中国通史》(上册)的笔记	1
1.1 从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成才经验看现在的 学制问题——读史偶得(1)	1
1.2 转折和鉴古知今——读史偶得(2)	3
1.2.1 退休后写科研写出了五本文集	3
1.2.2 转折	5
1.2.3 吕思勉、钱穆,新的“双百时代”	6
1.2.4 前车之鉴,鉴古知今	7
1.3 转折和鉴古知今(续)——读史偶得(3)	9
1.4 切入点竟是婚姻问题:男女平等的程度还有进一步 提高的空间——读史偶得(4)	11
1.5 从婚姻到族制:更小的两族制家庭会有可能吗? ——读史偶得(5)	15
1.6 政体:历史周期律的三个问题及其现实意义 ——读史偶得(6)	18
1.7 阶级:我国现在社会的多元化问题 ——读史偶得(7)	23
1.8 财产:缩小我国现在社会的贫富差距 ——读史偶得(8)	26

谈古论今 古为今用

- 1.9 官制：改革我国所实行的低工资制度
——读史偶得（9） 28
- 1.10 选举：治国先治吏，吏治不治，国将不安
——读史偶得（10） 33
- 1.11 赋税：两次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和现实世界中
有失公平的问题（增补版）——读史偶得（11） ... 36
- 1.12 兵制：我国的兵役制度，现实世界中战争与
和平问题——读史偶得（12） 42
- 1.13 刑法：审判制度，从人治走向法治
——读史偶得（13） 48
- 1.14 实业：一个没有远见的我国之产业政策
——读史偶得（14） 53
- 1.15 货币：美元的霸主地位，人民币的国际化，
电子货币（补充版）——读史偶得（15） 59
- 1.16 衣食：舌尖上的安全，舌尖上的腐败
——读史偶得（16） 68
- 1.17 住行：买房难与大量囤积房屋的贪官们
——读史偶得（17） 73
- 1.18 教育：我国现在教育领域的两大问题
——读史偶得（18） 78
- 1.19 语文：普通话、汉语拼音、汉语国际化的
光明前景——读史偶得（19） 85
- 1.20 学术：为何现代科学技术不产生于中国？
再谈钱学森之问——读史偶得（20） 94
- 1.21 宗教：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吕著通史上册的



终结——读史偶得 (21)	99
2 读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的笔记	106
2.1 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106
2.1.1 引言	106
2.1.2 《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一书的简介	107
2.1.3 中文出版者写的前言	108
2.1.4 原作者徐中约为中文版写的序	109
2.2 《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之章节目录介绍	110
2.3 一件趣事	122
2.4 一个人的战争	123
2.5 一场曾经的辉煌	124
2.6 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126
3 读贝文·亚历山大《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的笔记	131
3.1 原来是个有弹性的警告	131
3.2 我的一点答复	133
3.3 由来已久	135
3.4 中国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伟大胜利以及当前的问题	139



读吕思勉《中国通史》(上册)的笔记

1.1 从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的成才经验看现在的学制问题——读史偶得(1)

前些时候我买来一本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1884~1957)的名著《中国通史》(2011年11月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的第1版,2012年6月第2次印刷的版本)。根据这本书的介绍,吕思勉先生是江苏常州人士。他幼年因家贫无力延师,由其父母授以史部著作。16岁起,吕先生开始自学古史典籍。五年后,即1905年起吕先生就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专修科任教。1926年起为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他的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文史大家的钱穆和赵元任等人。由此可见,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完全靠家学和自学成才的一位学者,并且能在他21岁时就开始任教于高等学校,而且在学术上取得杰出成就。要是在现在,一个人要想在高等学校当老师,首先就要先能读大学,并且能在大学毕了业,然后还要再攻读硕士学位,最后是博士学位,等拿到了博士学位以后,这才有可能在高校当老师。一个人在这

谈古论今 古为今用

种条件下进入高校工作，此时大概已经是 28 岁了。再要晋升成教授，至少是 30 岁以上的人了。这和吕思勉先生的 21 岁就能在大学任教的经历是没办法相比的。更何况吕先生的成就更是非常杰出，据介绍：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史学界上唯一一位在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等诸多领域里都做出重大贡献的历史学家，其史学研究贯通各个时代，周瞻各领域，长于综合研究和融会贯通，为后人的学习和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与陈垣、陈寅恪和钱穆并称为史学四大家。由此可见，吕思勉先生的确是一位自学成才，而又很了不起的杰出学者，非常值得我们敬仰。

写到这里，我就想到我们的理科问题。我想在理科领域里要像吕思勉先生那样自学成才并取得杰出成就，这大概是不可能的。因为要想在理科领域里有所成就，首先就先要把物理、数学、化学、英语这四门基础功课学好。为此，没有老师的悉心教导，光靠自学是没法办到的。可能有朋友会提出数学大师华罗庚先生是自学成才的问题，但这也要分析。实际上华先生读过小学和初中，只是到了上高中的时候，同样因为家贫而无力继续读下去，所以才自学了高中甚至还能自学到大学低年级的数学课程，并发表了一篇颇有分量的数学论文。华罗庚先生的这一段历史的确是个自学成才的历史，但光靠这段历史还不能保证他后来能够成为当代世界公认的一位数学大师。真正使他能成就到数学大师这一步的是后来的事，那是当时的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熊庆来先生。熊先生慧眼识英雄，当他看到了华罗庚先生的第一篇数学论文时，就认定了华罗庚先生是一位很可造就很有前途的一位英才。于是熊庆来先生就邀请华罗庚到



清华大学数学系来边工作边学习,使他能完整地学完了清华数学系的全部课程。这还不够,在华罗庚学完了清华的数学课程后,熊先生并进一步送他出国到世界一流的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的两年期间,华罗庚又学到了剑桥数学的精华。有了这样扎实的基础,这才造就了华罗庚先生后来在数学领域大展才华,创造出他在数学上的光辉成就,成为世界公认的一位数学大师。由此可见,一个人要想在理科领域取得杰出成就,就必须首先要受到一个完整的,并且是非常优越的正规教育,否则是不可能的。当然,从吕思勉先生和华罗庚先生的成功经验看,人们也应考虑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学制是不是太长了的问题。前面已经讲到,一个人从他6岁上小学开始,要经过22年的学习,到他28岁时才能取得博士学位,才能够独立工作。再要经过几年,恐怕要到30岁以后才能拿到教授职称,然后才能大展其才华,成就其事业。这对比起吕思勉先生、华罗庚先生的成功经验看,我们现在的学制是否就太长了一些呢?因此我才感到,现行的学制应该缩短若干年,文科的学制要缩短得更多,这样才更有利于人才的成长,才更有利于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上浅见,不知朋友们以为如何?

(2012年12月23~24日 于南开园)

1.2 转折和鉴古知今——读史偶得(2)

1.2.1 退休后写科研写出了五本文集

我在2003年9月从南开大学教职岗位上退下来的时候,就

谈古论今 古为今用

决定了从今以后要以休闲方式写点东西，以此作为我退休生活的主要内容。

一开始应写些什么呢？自然是写科研。我一辈子都在搞科研：1984年以前在科学院工作，那当然是专门搞科研；1984年4月来到了南开大学，执教于物理系。南开大学没有气象系，而物理系也没有气象专业。但是，南大学校和物理系的领导很照顾我，他们并没有叫我改行教物理，而是把我安排到该系的理论物理教研室，让我继续搞我自己的那一套。于是我也确实在搞教学了，不过是在教我自己以前在科学院搞的东西。我在本科生开了一门选修课，叫“微大气物理学导论”；在研究生中又开了两门研究生课：一门叫“湍流大气物理”，另一门叫“气溶胶力学基础”。于是在南大工作的这些年，就完成了我自己从前在科学院搞的一套，出版了三本专著：《微大气物理学导论》（1989，科学出版社）；《概率论与微大气物理学》（1995，气象出版社）；另外一本则是英文专著：《The Fundamentals of Aerosol Dynamics（气溶胶力学基础）》（1996，World Scientific（世界科学出版社））。这样，在气象学领域里，我就打出了我自己的一面旗子：微大气物理学。可见在南大任教的这些年，还是我的科研生活中很重要很是关键的一段时期呢！于是，尽管我后半辈子离开了科学院在高校工作，但是我仍然应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在搞科研。在2003年9月退下来的时候，搞写作就首先应从总结自己的科研经验开始，然后是评论现在科技舞台上的种种“表演节目”。从退休到现在，我已经搞了近十年写作，出版了四部文集：《创新话旧——谈科学研究中的思想方法问题》（2005，气象出版社）；《换一个角度看问题——百家争鸣，一家



之言》(2009, 冶金工业出版社);《气候变化2010——评IPCC的二氧化碳变暖说》(2010, 冶金工业出版社);《探索剑桥——试答钱学森之问》(2011, 冶金工业出版社)。2013年1月我的第五部文集:《回顾科研一生——兼谈退休之乐》(2013, 冶金工业出版社)又出版面世了。回想我当年在岗时的46年科研生活中, 总共才出版了四本学术专著, 其中还有一本是译著:《湍流大气中波的传播理论》(1978, 科学出版社)。而退休后到现在还不到十年工夫, 却已出版了五部文集, 可谓多矣。我现在退休后的“出书效率”, 反倒比起当年在岗时似乎更高了, 这实在是2003年我退休时所没有想到的事, 确实可以说我退休以后收获反倒很大, 享受到了在岗时期所不可能享受到的退休之乐!

1.2.2 转折

写科研写出五本文集, 应该说是已到了一个节点, 至此为止, 今后应该有所转折。那么该转到什么地方去呢? 答案是转到史学方面。从写科研转到写历史, 这当然是个转折。应该说, 2012年是我退休生活内容发生转折的一年。事情的起因是由一本史学杂志: 半月刊《文史参考》引起的(从下个月起, 即从2013年1月份开始, 该刊将更名为《国家人文历史》, 从此, 这刊物不再是参考书了, 而是要升格为正式的史学杂志了。很希望它能继续保持它那原有的活泼而有趣的风格, 不要板起面孔来变成一本正经的严肃而枯燥的学术刊物)。正是由于它活泼风趣的风格吸引了我, 使我渐渐地变成了史学界一位新来的太学生。该刊有个“读书”栏目, 专门介绍有关文史方面最近出版的新书。在它的帮助下, 我先后买到了已故美籍华人学者徐中

谈古论今 古为今用

约的名著：《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以及美国人贝文·亚历山大的名著：《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在这两本书的引导下，我开始写了一些读史心得。现在要更进一步，我要正式地学一些史学课程了。还是在《文史参考》刊物编辑们的帮助下，我又购买了两位史学大家的名著，即吕思勉的《中国通史》和钱穆的《国史大纲》；另外还有一位史学界后起之秀——张宏杰的《坐天下很累》。有了这几本书，它们足够我学一阵子了。首先，我想先从史学界的老前辈吕思勉先生的名著《中国通史》学起，此外也兼学他的学生钱穆先生的名著《国史大纲》。同时读一读这两部史学名著，可能会使我对史学有个更完整、更深入的理解和更大的收获吧，但愿如此。

1.2.3 吕思勉、钱穆，新的“双百时代”

吕思勉先生在通史方面一共写成两部书。最早是在1923年出版了第一部《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那还是在北洋政府时代的事。然后才是这部名著：《中国通史》。它最初是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上册），和1944年（下册）出版的。那已经是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时代——抗日战争时期的事了。我现在手头上的这个版本，则是该书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后，最近才由江西人民出版社于2011年11月重新出的第1版。

至于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从他为该书写的“引论”看，那部书是成书于民国二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939年。而我现在手头上所持有的钱先生的这部书，则是最近由商务印书馆于2011年9月重新出版的第1版，两者相差也是半个多世纪了。很有趣的事是，商务印书馆出的钱先生的这部书，并不是为钱



先生一人单独出的书，而是属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丛书《中国文库—第五辑》之一种。看来，这部丛书是很重要的一部丛书。在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库》的出版前言里曾经指出：该丛书“主要收选 20 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这些著作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是中国读者必读、必备的经典性、工具性的名著。”从这个宏大的出版计划可见该丛书，以及被收入该丛书之著作的重要性。更为有趣的是，从该丛书第五辑所列出的书名单中，可以看到一个十分重要的事，那就是在第五辑的“哲学社会科学类”里，也包括了中国国民党创党领袖们的著作，如《孙中山著作选编》、《黄兴集》、《宋教仁集》、《廖仲恺集》、《朱执信集》，以及蒋介石的重要谋士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等。在“文学类”里，人们竟然可以看到了以前被批判过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品选》、《新月派诗选》，以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诗词选》等。再加上我现在学习的史学大家们的名著，都是以往没有听说过的。解放后，在史学界方面，我们仅知道有范文澜先生。只是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史学界不仅有范先生，实际上在史学界还有著名的史学四大家，亦即：陈垣、陈寅恪、钱穆和吕思勉。在这史学四大家中并没有我们从前所知道的范文澜先生。看来，学术界现在迎来了一个新时期：一个实实在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时代”已经开始了。

1.2.4 前车之鉴，鉴古知今

吕先生在他这本《中国通史》的“绪论”中，开宗明义

谈古论今 古为今用

地就提出了学历史学有什么用，亦即学历史学的目的问题。他接着就提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前车之鉴，也就是说前事为后事之师。但是吕先生接着就批评了这一答案。他说：历史上从没有两件完全相同的事，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以“前车”为“后车”之借鉴的话，那肯定要失败，要吃苦头的。那怎么是好呢？吕先生接着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历史虽是记事之书，但我们学历史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事，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彼事，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舍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学历史，不能不顾事实，又不应该死记，总要探求其理才是”。写到这里，我理解吕先生在这段话中所讲的“理”字，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规律”二字。吕先生在后面又接着明确了学习历史学的四项任务：“（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前进的途径。”吕先生在那时所说的学习历史学的四项任务，看来今天仍然适用。这可以用一位在《文史参考》上发表文章的作者的话来说明，这位作者说学历史学就是要：“了解昨天的中国，照亮现在的中国，预测明天的中国。”我很同意这些话，并且我感到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吕先生及那位作者所提的学历史学的任务，那就是：

鉴古知今。

（2012年12月29~30日 于南开园）



1.3 转折和鉴古知今(续)——读史偶得(3)

吕思勉先生在提出了研究史学的四大任务后,根据他所提出的四大任务,接着他就对现存的史书提出了批评意见。他说:“往昔的历史书,是否能肩起这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又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而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由于它们过于偏重于政治。翻开二十五史书来看,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们所发布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等等。昔人称《左传》为相斫书;近代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话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我们单看了这些书,能明白社会之所以然吗?显然不能。”吕先生接着就分析了出现这种偏差的原因,他先问道:“从前的史书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紧接着吕先生自己就回答说:“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的产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社会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看,就以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实际上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是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因此,不明白社会的情况,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历史,就不但应着重于政治,而且要更着重于文化。”

吕先生紧接着就解释了他所说的“文化”并不是狭义的“文化”,而是更广义的“文化”。根据他的解释,我现在的理解,吕先生所说的“文化”实际是指“文明”二字。诸如:中华文明(即中华文化),希腊文明(即希腊文化),巴比伦